



# 癌症手術前後 沙漠中的日子



專任教師／許宏度、余秀珍

## I、走進沙漠

一月 29 日秀珍去汀州路三總（三軍總醫院）作生平第一次的乳房超音波。這次檢查不是因為身體上有任何疼痛，或摸到硬塊，純粹是覺得是開始作例行性檢查的時候了。誰知醫師在螢幕上看到一團黑影，馬上吩咐我們第二天到內湖三總做進一步更詳細的檢查，包括 X 光攝影（mammography）和粗針穿刺（core biopsy）。一個星期後（二月 5 日）報告出爐，證實患上第二期乳癌。

在等候報告的這段期間，秀珍心中確實有些壓力和焦慮，於是便和英文查經班（BSF）的副組長分享，因為這位姊妹也動過乳房手術。秀珍的原意是想找一個過來人，分擔自己的心事，同時也可以多得到一點資訊，以備不時之需。這位姊妹卻非常熱心，馬上替我們聯絡她在台大外科的醫師，而這位醫師剛巧是我們教會的一位弟兄。由於這位姊妹的熱心，秀珍從檢查到動手術到出院，不到兩週半的時間！

## II、沙漠中的日子

出院後第一次回診，醫生告知在十二顆切除的淋巴結裡，有一顆已被癌細胞感染。雖然只有一顆，但醫師還是建議要作六次的化療，甚至把其中一種藥的劑量增加。聽到這個消息後，秀珍那天回到家中，跪在床邊放聲大哭，當時覺得神很遙遠，好像沒有聽到我們的禱告，因為先前曾經很懇切地祈求祂免除化療——這個被公認為是漫長且痛苦的療程。秀珍真的很想放棄不做，後來宏度用希伯來書 10 章 36-38 節的經文（「你們還需要忍耐，好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可以領受所應許的……我的義人必因信得生，如果他後退，我的心就不喜悅他。」），來鼓勵和安慰秀珍，要勇敢面對化療，不要逃避。

三月 2 日開始作第一次的化療。化療每三週注射一次，總共要作六次，所以，整個療程要是沒有出差錯的話，就需要 18 週，那差不多是七月初才結束。做化療的日子裏，有時候真覺得處身在地獄中。每次做完化療回家的那個晚上，藥物的副作用開始發作，一個晚上要起床吐好幾次。接著的兩三天，吃東西如同嚼蠟，因為味覺的細胞被藥物破壞了。當味覺慢慢恢復時，又進入了免疫系統的低潮，因為化療的藥物不但針對癌細胞，同時也會殺死造血及免疫系統的細胞，所以使白血球、紅血球、血小板都下降。為了避免感染，大部份的時間都被關在屋子裏。身體健康的時候，能夠偷得浮生半日閒，是夢寐以求的事情。可是這時，卻連看書、聽音樂的心情都沒有了。過了第二週，就要預備下一回合的化療。在這週裏，被叮嚀要多吃肉，因為肉含比較豐富的蛋白質，可以幫助白血球回升至正常指數，否則的話，化療就要延後，不能如期進行。平時不太喜歡肉類的秀珍，這時也要強迫自己大口大口地吃肉，所以也蠻辛苦的。

在化療過程中，當身體出現小毛病的時候，秀珍就會感到害怕，怕因為抵抗力不好，會導致更嚴重的狀況出現。有時候在家裡會胡思亂想，弄得心情沮喪，而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慘最不幸的人了。秀珍經常問神「為什麼？」：自己的生活習慣非常的正常，而且家族裡也沒有人患過癌症，「為什麼會是我？」。有時，也會問「神啊，我究竟做錯了什麼事情，你要如此的來懲罰我？」



這段時間，宏度和秀珍一起看湯姆賴德（Tom Wright）的一本書，叫《朝聖之路》（The Way of the Lord）。其中第三章的標題是「曠野之路」，裡面提到上面秀珍問神的問題，都是人在「曠野」中會問神的問題，但這些問題卻於事無補，是浪費時間的。因為這種問題我們可能不會找到答案，或者要等上好幾年才會得到答案。正確的問題也不是「什麼時候？」：這種痛苦的情況要到什麼時候才會結束，讓我可以重新過正常的生活呢？那甚麼才是正確的、應該去思想的問題呢？這本書告訴讀者，該問的問題是「什麼？」：我應該從中得著什麼？對此我能做些什麼？另外該問的問題是「是誰？」：在沙漠中，我發現自己是誰？更重要的是，我發現神是誰？

真的很感謝神，透過這些文章，把秀珍從荒蕪的坑裡、從負面的思維裏，拉了上來。當秀珍試著用這種正面的方法去面對化療過程時，發現原來自己在信心、耐心、順服這些方面，都還是很缺乏，在這些方面還有很多成長的空間。我們可以學習像先知哈巴谷一樣，雖然周遭的情況沒有改善——「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，葡萄樹不結果，橄欖樹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糧食，圈中絕了羊，棚內也沒有牛」（哈三 17）——但只要注目在神的身上，我們就可以「因耶和華歡欣，因救我的神喜樂。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；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穩行在高處。」（三 18-19）

### III、沙漠中的綠洲

另外，秀珍也看到神是信實的，祂一直都在看顧保守，並沒有離開她。祂是多麼的信實慈愛，在整個過程中，祂供應了秀珍身心靈三方面的需要。在化療的日子裏，收到很多慰問、關懷、鼓勵、加油打氣的卡片，這些都是沙漠中的甘露。其中一張卡片，上面這樣寫著，「我知道我並不孤單，因為我的行囊中滿載大家的關心與代禱，更有主的應許，祂的恩典夠我用」。這句話是出自一位曾患有乳癌的姐妹寫的，而且也道出了我的心聲。真的，神在祂奇異的恩典和豐盛裡，差派了許多愛心天使來幫助我們，以致我們雖然身處沙漠，但很多時候，卻是在沙漠中的綠洲上，在這裡可以得到滋潤和安息。

首先，神為秀珍預備物質上的供應。雖然我們的家人都不在台灣，但每次化療後的兩週，都有華神和信友堂的姐妹們輪流煮東西給秀珍吃，真是讓我們非常感激，也充分感受到主內一家的愛心；也因為有這樣的安排，宏度可以安心教學，不需要中斷在華神的服事。當時有人擔心秀珍吃不慣不同姊妹做的食物，但她自己的領受是，當天送來的食物就是當天她身體所需要的。記得有段時間秀珍特別需要補血，而那段日子裡，負責送餐的人，就會送上豬肝湯、紅豆湯之類的食物，雖然事先我們並沒有特別地去安排。另外有一次，秀珍很想吃培果（bagel）夾乳酪。那天晚上我們門口就掛了一袋培果，而且第二天有人送乳酪來。我們都驚訝得不得了！這類事情不只發生一兩次；宏度提醒秀珍要把這些事記下來，當我們的心情陷入低谷時，要回想數算它們，因這全都是主恩典的彰顯。

神的供應不侷限於吃這方面。除了常常有人送水果、湯水、鮮榨的柳丁汁、健康食品之外，還有一位華神的師母替秀珍煎了四個月的中藥。此外，有姊妹借秀珍頭巾、假髮，或送帽子（因為化療期間頭髮都掉光了）。正如聖經說的：「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；投靠他的人有福了！耶和華的聖民哪，你們當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無所缺。少壯獅子還缺食忍餓，但尋求耶和華的甚麼好處都不缺。」（詩卅四 8-10）

除了以上的供應外，神也為我們預備了大批禱告的勇士，為秀珍身心靈的健壯來禱告。他們包括華神的老師、師母、同學、同工、姐妹們，甚至在海內外的校友們。此外還有信友堂的弟兄姐妹和英文查經班的姐妹。連我們遠在加拿大溫哥華的母會主恩堂，也透過電子郵件來關心我們；有一次，有一位姐妹剛好要來台灣出差，教會便派她過來問候我們，並帶來卡片和奉獻。在這段沙漠中的日子，秀珍真的流了很多眼淚，要不是有弟兄姐妹在背後的代禱扶持，若非靠



主的力量將自己托住，真怕是走不過來。記得有一次在準備做第四次化療的那個早上，突然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恐懼來襲。奇妙的是，當天早上就有三位姊妹陸續過來陪她一齊禱告，使她的心可以平靜下來。另外，朗讀和思想詩篇，把一些有感的經文抄寫下來，也對秀珍有極大的幫助。

### IV、沙漠中的人群

其實，不單只是我們，還有許多人是生活在沙漠之中。我們所處的後現代社會，基本上就是一片廣闊無際的沙漠：貧富懸殊、道德低迷、價值解體、色情氾濫、黑道猖獗、離婚率高、經濟不景、失業率高、生活艱難、人情冷淡、族群分裂。不單只是一些貧苦或弱勢家庭（如智障人士、癌症病人、愛滋病人），在生活上有困難，就是中產階級人士，活在這樣一個大環境底下，也被生活、職場、家庭各方面的壓力，逼得叫苦連天。

在這片無垠的沙漠裡，我們何等需要找到沙漠中的綠洲，好叫我們可以得到滋潤和安息。宏度在 1996 年曾經去過聖地旅遊，在去以色列之前，先去埃及看金字塔。當時就曾經坐飛機，從開羅飛到埃及中部的盧克索，那裡有埃及出名的盧克索和卡納克廟。令人難忘的是，在飛機上看見尼羅河的景象，在尼羅河邊是綠地一片，但再過去一點點，就是廣闊無際的沙漠。有一次，耶穌和一位撒瑪利亞婦人說：「你若知道神的恩賜，和對你說『給我水喝』的是誰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給了你活水。…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。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，直湧到永生。」（約四 10-14）又一次，耶穌向猶太人宣告說：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這裡來喝。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：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。」（約七 37-38）

人生真的好像尼羅河的景象，當我們離開了生命的泉源，我們就走進了無垠的沙漠。這就是人類的悲劇，人類遠離了神，常年活在乾旱的沙漠裡面，過的是水深火熱的日子，但已習以為常，不知道在基督裡，有真正豐盛的生命（約十 10）。所幸的是，每一個基督徒因為認識耶穌基督，有了神所賜豐盛的生命。不但如此，教會更是一群有了耶穌基督生命的人，而耶穌基督所給我們的命令，就是要我們這些屬祂的人，在這世界的各處建造和經營沙漠中的綠洲，使其他活在水深火熱的人群，可以在沙漠中，找到滋潤和安息（參賽 卅二 1-2，15，卅五 1-10；太十一 28-30；彼前 二 9）。正如秀珍和宏度，在我們人生沙漠的日子裡，經歷了神子民綠洲式的幫助，也願神各處的子民（包括華神的師生、同工、校友），在我們所處的地方，無論是在我們的家、還是教會、機構、社區裡，多建造和經營沙漠中的綠洲，多多見證神在基督耶穌裡，所賜豐盛的生命！（轉載自中華福音神學院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份院訊）